

案例教学研究

# 基于产教融合的商科“活”案例教学方法及操作

肖静华, 吴瑶, 谢康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 针对中国商科课堂互动与案例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化现象, 以及企业参与商科案例教学积极性低的实践难题, 通过阐述商科“活”案例教学法的互动主义学习哲学, 以近十年的“活”案例教学实践为基础, 提炼出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 即围绕产业界的时代“真”问题来设计和实施, 通过教与学、修与行、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三个维度之间不同方向的互动, 以及三个维度内部不同方向的互动, 强化学生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案例教学方法。研究表明: 对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的适应性调适是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一个明显特征, 也是其区别于普通案例教学方法之处, 该教学方法使案例教学中的师-生、生-生及产-教符号互动具有时代感和临场感, 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

**关键词:** 教学方法; 产教融合; “活”案例教学; 三维互动教学法; 适应性调适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识码: A

DOI 编码: 10.7511/JMCS20240510

## 0 引言

与讲授式教学方法相比, 案例教学方法通过设定特定情境、学习者代入案例主体角色和行动的教學模式, 更好地提升学习者的参与主动性<sup>[1]</sup>。案例教学方法试图通过营造一个尽可能接近于现实世界的学习环境, 促进学习者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 训练学习者的管理思维。随着我国高校商科案例教学的普及和推广, 案例教学形式化、学生参与案例讨论积极性不高、教学质量问题不断凸显<sup>[2-3]</sup>。在产教融合背景下, 探讨如何通过改进商科案例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对于商科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方法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教学目标能否顺利

达成<sup>[4]</sup>, 然而, 中国知网(CNKI)的检索结果显示, 鲜有聚焦商科案例教学方法建构与改进的具体文献。黄劲松研究认为, 商科案例教学存在偏重技巧和 method 的问题, 缺乏完善的教学理论体系, 教学模式难以被学习和传承, 进而影响教学质量的稳定性<sup>[4]</sup>, 因此, 如何通过强化师生互动能力、提高师生互动水平来提升案例教学效果, 或通过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协同使案例教学与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或通过情境化嵌入式的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知识与能力建构成为目前重要的研究课题<sup>[5-6]</sup>。随着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产教融合的发展为商科创新案例教学模式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契机。

产教融合导向的案例教学与商科人才培养模式有着天然的联系。商科人才的培养重点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产教融合

收稿日期: 2024-06-27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适应性变革研究”(7203200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企业与客户互动创新的 AI 驱动服务适应性创新能力研究”(72172163)

作者简介: 肖静华, 女, 贵州安顺人,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管理创新; 吴瑶, 女, 黑龙江牡丹江人,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字化服务创新; 谢康, 通讯作者, 男, 广东清远人,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数字经济与数字化转型, E-mail: mnsxk@mail.sysu.edu.cn.

是商科案例教学中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综合素质与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支撑,同时也是构成教学质量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瑞典政府将产教融合纳入商科教育质量评估体系,从制度上肯定了产教融合机制对商科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sup>[7]</sup>。我国的产教融合存在形式融合、局部融合和强融合等类型<sup>[8]</sup>,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会形成不同的案例教学模式和方法,这与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密切相关。目前,虽然企业在观念上认可产教融合是商科人才培养的重要路径,但参与积极性的缺乏始终是一个实践难题<sup>[9]</sup>。如何破解企业参与商科案例教学积极性低的难题,亟待探讨。

研究团队2020—2021年间对全国高校商科本科教学互动情况的调查显示,互动教学主要局限于课堂提问和讨论环节,只有约10%的教师会在每次上课前给学生布置课程预习任务,在期末考核中,约70%的课程仍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这表明互动教学的深度和创新性尚有不足。一些教学研究显示,当前的教学改革实践多依赖经验,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不足,经常无法解决实际问题,难以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沟通协作能力、创新意识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等也有待提升<sup>[10-11]</sup>。

对此,在VUCA时代的商科教学中,教师有必要思考如何通过互动教学使学生从“为分数学习”转变为“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内驱型学习”,从“以教科书为主的静态案例学习”转变为“探索现实管理问题的创新型学习”。在这一领域中,以产教融合为基础的商科“活”案例教学方法已成为一个新兴的教学研究方向。不同于书本中的教学案例,“活”案例是教师通过对企业的实地调研得到的企业管理实践,案例内容不局限于学生对企业的参访资料。“活”案例教学模式的构建包括“活”案例教学的一系列课堂设计、实施方法与评估<sup>[12]</sup>。然而,对于“活”案例教学方法的哲学基础、教学需求与内涵、教学操作与关键问题,现有研究仍缺乏深入探讨。

同时,当前互动教学中存在的深度和创新性不足等问题,虽然部分归因于教学方法本身,

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师实际操作的影响。教师过于依赖传统的课堂提问和讨论形式,忽视了课程预习和多样化互动的重要性,使得教学创新和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不足。因此,教学方法的选择也需要考虑教师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难点及应对方式。

本文针对中国商科课堂互动与案例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化现象,以及企业参与商科案例教学积极性低的实践难题,通过阐述商科“活”案例教学法的互动主义学习哲学,以近十年的“活”案例教学实践为基础,提出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并对该教学法的教学需求与内涵、教学操作与关键问题等进行分析 and 论述。

## 1 商科“活”案例教学法的互动主义学习哲学

本质上,案例教学不仅强调教师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也强调学生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且教师对学生的知识建构有助推作用<sup>[13]</sup>。然而,当案例教学纳入商科教学质量评价体系时,案例教学通常会演变为一种任务驱动的教学法,存在“为案例而案例”的教学现象。为减少或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除了提高教师案例教学能力,也可以从“活”案例教学的哲学基础视角来强化教师的案例教学意识和提升案例教学质量。

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是高校案例教学的常态。互动教学思想源远流长,从孔子的“多闻”“多见”“不耻下问”等,到苏格拉底“精神助产士”等,中外教育界均强调了教师通过问答、交谈、引导或暗示,挖掘学生的潜在知识,使之变为学生的实际知识或技能的重要性。这些观念成为互动教学早期的重要思想基础。教育是一个社会过程,本质是社会互动与社会学习,社会互动促进有意义的学习,也促进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理解。因此,教学缺乏互动,就难以成为有效的教学。长期以来,有效教学一直是教师追求的目标,课堂是实现有效教学的空间,课堂互动是实现有效教学的载体。课堂互动强调主体在课堂这一特定环境中的特殊交互作用,

主要包括师-生互动与生-生互动<sup>[14]</sup>。课堂上,教师和学生均处于互动情境中,互动主义是教学活动中的一种学习哲学,教学活动是对不断变化的互动行为的调适。

互动主义学习哲学源于符号互动论。20世纪70年代,美国 Palincsar 教授在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交互式课堂教育的概念,认为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学生不断、积极地建构自身,教师应以学生不断建构自身为基础来培养学生的能力。人类的社会互动就是以象征符号为基础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的特征在教学活动中尤为明显。因此,符号互动论进一步提升了交互式课堂教育概念的影响力。

符号互动论认为,在个人组成社会的过程中,精神和自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精神是人类运用符号确定环境中包括自我在内的客体的能力;另一方面,精神是理解常规姿态并运用这些姿态去扮演其他角色的能力。自我由作为主体的自我(主我)和作为客体的自我(客我)构成,主我与客我均是人与人在互动中形成的,其中,主我具有自发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客我是指被主体接受的他人的态度,是主我的反思,也是个体的社会经验积累。符号由表意的姿态和语言两种形式构成,姿态分为非表意的姿态与表意的姿态(符号);语言是用来解释意义的,是姿态发展的高级状态<sup>[15]</sup>。因此,意义对于符号具有独特的作用,没有意义的姿态只是记号,不是符号。或者说,符号是具有一定意义且有部分外在表现形式的事物。2000年以来,美国社会学家开始将符号互动论思想引入教育领域,并指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将逐步覆盖学校人际互动过程,在此情境下,不仅教师的角色会发生改变,学生的角色界定也会取决于其自我管理及自我发展的水平,学生对于教师的依赖度也将不断降低。

从符号互动视角来看,教学符号指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教学意义且有部分外在表现形式的教学事物<sup>[16]</sup>。高校师生的课堂互动行为,既是师生以教学符号为媒介的主体交往过程,也是师生对教学情境意义进行双向建构的过程,同时还是师生重建自我与整合冲突的协商

过程<sup>[17]</sup>。因此,高校教学尤其是商科案例教学中的具体教学内容、教学结构等安排,均应充分考虑师生的互动情境和互动结果。一方面,商科案例教学中的自我互动就是主我通过对客我的反思,构建完整自我的过程;另一方面,商科案例教学重视案例对象的情境建构,侧重通过对案例过程的剖析来展示现实中自我互动的特征和规律。因此,情境定义在案例教学中非常重要。情境定义是指个体对互动行为的解释或定义,并根据该解释或定义做出反应。这表明,互动主义学习哲学与商科“活”案例教育理念之间存在内在契合关系,即互动主义学习哲学对于商科案例教学,尤其是“活”案例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且构成了“活”案例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哲学基础。基于该哲学基础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学习者的综合素质,强化学习者对现实复杂问题的认知。

## 2 商科案例教学形式化与产教融合的变革需求

### 2.1 课堂互动与商科案例教学的形式化

符号互动论表明,在课堂互动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符号的理解和认知均是知识点或知识体系建构的过程,具有教与学互促的建构功能。然而,即使高校倡导课堂互动式教学,但多数教师在授课时依然以讲授或“讲授+一般性提问”为主,较少进行启发性提问,课堂互动存在单一、机械或简单化现象<sup>[17]</sup>。根据本文的研究和观察,随着越来越多教师在课堂上采用分组竞赛、小组展示等互动教学模式,MBA或商科本科生面临多数课程都需要做小组汇报或分组竞赛的挑战,不少学生认为“展示就是交作业”,有的课堂展示或小组汇报变成形式华丽而内容贫乏的PPT。同时,教师对课前互动、课堂互动和课后互动的安排也缺乏重视,部分课堂互动趋于形式化,如课前预习的效果无法及时反馈至课堂教学中;课堂提问、分组讨论、情景模拟、案例分析和分组竞赛等环节缺少反复迭代提升的过程;课后互动中的企业参访、消费者调查、企业家点评等环节通常与课堂提问、情景模拟和案例分析脱节等。

就商科案例教学而言,学生对案例教学的期望较高,他们希望教师通过案例教学提升其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等能力。但实际上,多数案例教学课堂与学生心目中理想的案例教学课堂有较大差距<sup>[18]</sup>。这与商科案例教学形式化现象有关,如案例教学不够深入,难以实现知识建构;案例教学本末倒置,违背了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初衷;案例教学注重演习而忽视实战,未能达成培养学生能力的目标<sup>[19]</sup>。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导致案例教学与实际需求脱节。此外,教师和学生之间未达成案例教学目标与实现方式的共识,导致教学效果大打折扣。教师对案例选择不当,也是问题之一,特别是当教师选择“洋案例”时,教与学可能面临“隔靴搔痒”的困境<sup>[20]</sup>。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发现了另一个问题:他人制作的教学PPT,自己用起来往往不“顺手”,更不用说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案例教学了。因此,解决上述问题逐渐成为确保案例教学能够真正提升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当务之急。

课堂互动和商科案例教学的形式化导致教与学情感代入的缺失。情感是符号互动的基础,包括情操、感情、情感体验等<sup>[21-22]</sup>。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符号的互动能真正产生、发展和控制情感,形成和谐的课堂情感氛围,更好地实现商科案例教学的目标<sup>[16]</sup>。如果案例教学者缺乏情感代入,则难以确保学习者对案例情境和问题的感情代入,就像表演者毫无感情的表演难以感染台下的观众。如何改进案例教学方法,增强案例教学的课堂情感,使案例教学中的符号互动起到更强的感染、激励和调节作用,是当代商科案例教学方法相关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产教融合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契机。

## 2.2 产教融合对商科“活”案例教学的变革需求

产教融合不仅影响了产业或区域经济发展,如东北地区本科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的平稳上升,对东北地区经济和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sup>[23]</sup>,而且对商科案例教学及其质量提出新要求。具体而言,首先,VUCA的环境特征使商科教学面临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情境、教学手段等方面的诸多挑战<sup>[12]</sup>;其

次,原有的商科案例教学模式或方法难以满足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对商科教学提出的场景化和快速更新的要求;最后,中国企业的前沿实践探索通常领先于书本知识,产业界的前沿实践迫切需要教育界的理论支撑或启示。

然而,现实中,高校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远高于企业<sup>[9,24]</sup>,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难以从产教融合中获取预期收益。从高校教师参与视角来看,产教融合为商科教学提供了诸多“活”案例的开发机会,基于实践的案例通常可以激发学生的表达欲,让学生有话可说、有问题可提,师生对案例情境也更有共鸣。相比于书本中的经典案例,“活”案例没有固定的解读和评价标准,更能提升学生的自主创新意识,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sup>[18]</sup>。从企业参与视角看,中国商科教学难以像发达国家那样构建以咨询服务为基础的“活”案例研究体系,产业界难以从商科教学中获取潜在预期收益,因此,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高。如何激励企业参与商科“活”案例教学,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其期望的潜在商业收益,是产教融合对商科“活”案例教学的重要变革需求,商科“活”案例教学模式和方法的探索应以产教融合为基础或导向。

## 3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及操作

### 3.1 产教融合导向与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

从案例教学来看,产教融合的基础不是案例教学模式或教育知识,而是企业前沿实践面临的“真”问题及其解决方案。产业界期待从教育界获取解决前沿实践问题的思路或方向;教育界则期待从产业界的前沿实践中获取时代的“真”问题。因此,在“活”案例教学设计中,产教融合导向指案例教学要以为产业界提供其“真”问题的解决思路或方向为导向,使产业界可以在产教融合的符号互动中获得潜在预期收益。为此,“活”案例教学设计者不能将“活”案例教学模式和方法局限在个人关系或企业家情怀上,只有在战略层面重视产教融合才能使“活”

案例教学得以发展,并实现持续的迭代升级。

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教学围绕产业界的时代“真”问题来设计和实施,体现在教与学互动、修与行互补、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

合三个维度上。这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不同方向的互动,且三个维度内部也存在不同方向的互动。据此,本文提炼出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该案例教学法的操作过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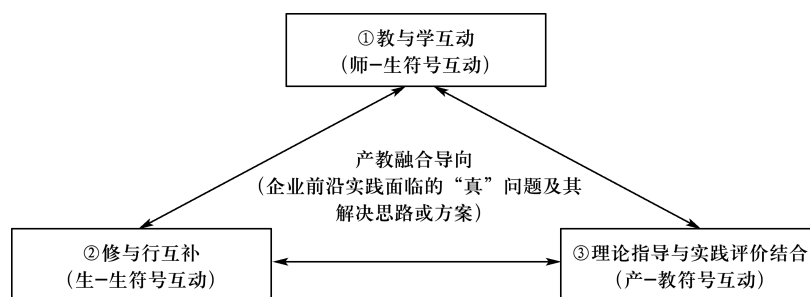


图1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操作过程

Fig. 1 The operation process of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of business “living” case

根据图1,教师实施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主要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教与学互动,指教师对课程进行全程互动的模式设计,从教学前、中、后三个阶段构建其与学生互动的教学体系,并确定相应的互动流程。具体而言,教师在教与学互动维度重点需要开展两项教学活动:一是在课堂讲授必要的基础理论,为学生寻找和分析“活”案例中企业的时代“真”问题提供理论基础、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二是在众多“活”案例中选择典型案例企业,指导学生做“活”案例研究,组织学生前往“活”案例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与企业管理者现场交流,或邀请企业管理者前往课堂讲述企业面临的真实问题,加强理论教学与学生自主寻找“真”问题答案之间的符号互动。

第二步,修与行互补,指“扎马步”与“走江湖”互为补充,学生通过“学习理论—实地调研—形成分析报告—再次实地调研”的学习流程,使研究成果从“作业”变成企业可以参考、借鉴的“方案”。具体而言,教师在修与行互补维度重点需要开展三项教学活动:一是引导学生采取自主学习行动,即“修”,按教学计划安排学生对“活”案例的分析成果进行小组竞赛,要求小组内部成员之间、不同小组成员之间进行多轮互动交流;二是除有组织的参观和访谈外,还要求学生前往案例企业进行实际“踩点”,即“行”;三是定期通过学生互评、教师指导和学生

课堂研讨等方式,引导学生建构修与行互补维度的自我学习行动体系,形成针对企业“真”问题的解决思路或方案。例如,当学生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遇到思路不清晰的情况时,可以通过微信、腾讯会议等方式与案例企业相关人员互动,或再次前往案例企业观察与访谈。这样,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企业管理者之间通过修与行的符号互动,形成多轮迭代的针对案例中的企业“真”问题的解决方案。

第三步,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指教师对学生理论指导,学生根据教师的理论指导修改方案,企业管理者现场点评方案的可操作性,形成“得出方案—理论指导—修改方案”的迭代流程。教师为学生提供的课程学习模板包括基础学习模板、过往学生报告参考模板、管理咨询模板等。具体而言,教师在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维度上重点需要开展两项教学活动:一是要求学生按照管理咨询模板和商业礼仪,模拟企业项目组向董事长或总经理汇报的场景,分组对案例中企业“真”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PPT展示和汇报,使学生具有强烈的临场感;二是企业管理者和教师分别对学生的汇报进行现场点评,其中,企业管理者重点点评方案的可操作性,如组织结构约束、项目预算约束、公司基础设施约束对解决方案的影响等,教师则结合企业管理者的点评进行理论诠释或指导。此外,教师可以通过安排、参与学生与企业

管理者的互动,为企业管理者提供公司与潜在用户或员工对话的平台,在课堂上形成产-教符号互动。

综上所述,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过程中嵌入师-生、生-生、产-教符号的互动,较好地实现了以启发式教学和自我引导学习为主的案例教学目标,该教学法可以使学生沉浸在企业真实环境中,对“真”问题进行分析,提升学生的理性论证能力。

### 3.2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与普通案例教学法的区别

上述对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论述表明,该教学法与本地化案例教学法、即兴案例教学法及数字沙盘游戏模拟的仿真教学法存在区别。

本地化案例指学生生活与学习所在地的企业案例,是一种更有区域性的本土化案例<sup>[20]</sup>。产教融合导向的“活”案例不局限于本地案例,其更注重以企业的时代“真”问题为基础。即兴案例教学法指教师使用正在发生的热点案例等进行教学,这些案例并不成熟且需要临场即兴教学,教师需要通过管理自发性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创造性能力等来提升即兴教学效果,并通过控制时间和不稳定因素来减少干扰,进而完成案例教学<sup>[25]</sup>。虽然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也注重教师和企业管理人员的即兴点评能力,但即兴点评仅是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需要通过多维度的符号互动来构建教学的情感机制,具有符号情感的全面性,而即兴案例教学法难以满足这个要求。随着数字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数字沙盘游戏模拟的仿真教学法越来越受到重视,该教学法通过数字仿真技术模拟真实的商业场景,为学生打造了一个沉浸式的学习空间,这是对既有案例教学模式的有益尝试和补充。但是,仿真教学法与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存在明显区别,后者不是模拟、仿真,而是将企业前沿实践中面临的“真”问题带到课堂上。

### 3.3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关键操作

教师在应用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

三维互动教学法时,需要重点控制三个关键教学环节,即三个关键操作问题,以提升教学质量。

一是互动方向问题。图1展示的是三个维度逆时针互动的过程(①→②→③),即“教与学互动→修与行互补→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该操作顺序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代入企业情境,但需要学生投入更多的学习资源和精力。在企业的支持下,教学流程也可以选择“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修与行互补→教与学互动”的顺时针互动方向,首先,邀请企业管理者到课堂提出“真”问题(类似“布置作业”),由此发起“活”案例教学;其次,针对“真”问题,学生在修与行互补环节提出解决方案,并在教师的指导下,不断改进方案,完成方案汇报;最后,教师邀请企业家再次到课堂进行点评与指导(类似“验收作业”)。

二是互动结构问题。除了三个维度之间的互动,三个维度内部也存在双向互动,教与学之间既存在教师主导的师-生互动,也存在以学生为主的生-师互动,同样地,修与行之间、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之间的互动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活”案例教学设计中,不同的案例情境、教学规则(如是否允许三节课连上、学生选课时间等)、企业资源和管理者配合度、选课学生人数、课堂教学环境和条件、课程类型和内容,甚至是案例企业与学校之间的距离和交通条件等,均会影响“活”案例教学过程的互动结构。

三是三个维度之间和三个维度内部互动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互动广度有两层含义,指教师、学生和企业管理人员三者的互动范围,或指课堂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互动范围;互动深度指互动的频率或次数,包括教与学互动维度中的教师授课次数,修与行互补维度中的参访企业次数、与企业管理人员互动次数,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维度中邀请企业管理人员的次数和人数等。进一步地,本文研究发现了一种持续迭代的“活”案例教学深度推进方法,即选定一家符合“活”案例教学要求且配合度高的企业,每隔1~2年就更新一次关于该企业的“活”案例内容。例如,近十年来,研究团队先后4次选择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索菲亚家居)为

“活”案例教学对象,索菲亚家居在十年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管理挑战,形成了不同的管理方案,每次案例教学时企业管理的“真”问题都不相同。对教师而言,通过持续深入的“活”案例教学实践,不仅可以更有效地指导学生,也可以促进其对案例的深入理解。研究团队曾通过对索菲亚家居的案例研究<sup>[26-27]</sup>,较好地体现了案例教学与案例研究的相互促进作用。

## 4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情境与条件

### 4.1 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的适应性调适

案例教学的精髓在于还原或接近企业的现实管理情境,因此,教学符号的情境定义在案例教学中尤为重要。形式化的案例教学或效果不佳的案例教学通常缺乏师-生、生-生符号互动的情境定义。除了提供普通案例教学具备的教学功能,“活”案例教学的优势在于其可以将案例企业不断变化的前沿问题融入教学情境,构建案例教学中的情境定义,使案例教学中的师-生、生-生符号互动具有鲜活的时代感和临场感。

具体地,“活”案例教学有两种情境内涵:一是教学情境。“活”案例教学三维互动的具体操作(互动方向、互动结构、互动广度和深度等)构成教学情境。例如,在互动方向上,采取图1所示的①→②→③逆时针互动方向,还是采取③→②→①的顺时针互动方向,会形成基于归纳逻辑或演绎逻辑的不同教学情境,不同的教学情境对教师、学生、企业管理者三者的互动广度和深度有着不同的要求。二是案例情境。例如,中国的商科学生期待能在案例教学中获得更多的角色代入感和沉浸的情境体验,认为这样更有利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他们也期待与案例企业相关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此来提升学习热情,拓宽案例讨论思路<sup>[18]</sup>。

综上所述,不同的教学情境会影响案例情境,反之亦然。因此,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特别强调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之间的适应性调适,认为二者的适应性调适能逐步构建起“活”案例教学中符号互动的完整情境定义。当

师生对课堂情境定义及案例情境认知达成一致时,课堂教学氛围将变得更为融洽,案例教学质量也将得到提升。其中,借助数字化工具来提升师-生、生-生及产-教符号互动的操作效率,对于促进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的适应性调适非常关键。为此,研究团队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了互动教学软件,为全过程教学互动提供了技术支撑。该软件可以通过手机微信进行操作,包含实时交流、小组互评、资料分享、作业反馈、提问点赞等功能,提升了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之间适应性调适的效率。

### 4.2 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适用条件

根据研究团队近十年来实施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经验和取得的成效<sup>[12]</sup>,要提高该教学法的教学质量,需要满足问题导向设计、“活”案例企业基础、师生资源投入共识三个关键条件。

首先,在中国商科案例教学中,学生往往存在较明显的“交作业”思维,对整体案例的探索和学习深度不够。学生更多关注的是问题的“标准”答案,而不是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进行思维训练<sup>[28]</sup>。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对于案例问题的分析和研讨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该教学法需要学生分析、探讨案例企业面临的实际管理问题,并得出解决方案,通过产-教符号互动,共同探讨解决方案的可操作性,从而实现强化思维训练和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目标。因此,在应用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时,教师需要敏锐地捕捉企业管理实践中学生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不仅是对教与学互动的挑战,也是提高案例教学能力的契机。

其次,构建“活”案例教学的企业资源基础十分重要。一般而言,“活”案例企业的储备数量不应少于三家。教师可以将企业管理者纳入教学要素中,拓展产-教符号互动的边界,构建教师、学生和企业管理者三者之间的符号互动框架。被选定的“活”案例企业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企业处于成长期,具有稳定的商业模式和销售利润;二是企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在产业升级中已完成多个领域的创新,具备真实问题的产业基础;三是企业对产教融合持积极态度,愿意提供资源支持产-教符号互动,可以为

学生提供多方面的互动交流机会。

最后,高影响力的教育活动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过互动建构知识体系,同时,教师需要提供及时、有效的指导以促进学生学习<sup>[29]</sup>。此外,学生需要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整合与应用,并通过多种合作方式完成专业课程的学习。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在高影响力的教育活动中尤为适用,该教学法需要师生双方达成在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上的共识。例如,在选课时,教师会提前要求学生考虑资源、精力的投入问题,并指出“活”案例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有提升作用。这一要求通常会筛选出愿意高投入的候选者,这也是教师应用该教学法的前提条件。

同时满足以上三个适用条件,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才能有效提升案例教学质量,实现其教学目标。

## 5 结 语

本研究形成三个主要结论:第一,符号互动论构成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的哲学基础,产教融合对商科“活”案例教学提出新要求,产教融合导向的本质是教育界为产业界前沿实践面临的“真”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或具体方案。第二,产教融合导向的商科“活”案例三维互动教学法是围绕产业界的时代“真”问题来设计和实施的,通过教与学互动、修与行互补、理论指导与实践评价结合三个维度之间不同方向的互动,以及三个维度内部不同方向的互动,强化学生思维训练,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案例教学方法。该教学法为学生打造了一个具有实操性、更接近管理现实的体验式学习空间。第三,该教学法强调教学情境与案例情境的适应性调适,通过师-生、生-生及产-教符号互动使案例教学具有鲜活的时代感和临场感,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和综合素质。

## 参考文献:

- [1] 李征博,曹红波,郑月龙,等. 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教学运行模式及对我国的启示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11): 66-71.
- [2] 金镭,周鑫淼,章婧. 案例教学法在我国 MBA 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及问题探析——基于教与学

- 双视角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 [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4): 66-71.
- [3] 陈效林,程永波.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三位一体”案例教学体系研究——以南京财经大学 MBA 教学为例 [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1(6): 77-84.
- [4] 黄劲松. 基于建构主义的工商管理案例教学方法论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09, 2(5): 350-355.
- [5] 高楠,邬超.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外案例教学研究可视化分析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5): 559-572.
- [6] 苏敬勤,高昕. 案例行动学习法——效率与效果的兼顾 [J]. 管理世界, 2020, 36(3): 228-236.
- [7] 范涤,王晶. 瑞典隆德大学商科专业产教融合的经验与借鉴 [J].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 2019, 8(2): 66-70.
- [8] 马永红,刘润泽,于苗苗. 我国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内涵、类型及发展状况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7): 12-18.
- [9] 王贺元,唐升,黄晓燕,等. 为什么企业没有积极性?——产教融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困境与突破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3(8): 22-29.
- [10] 王敬斋,王晓平,秦伟娜,等. 商科专业教师信息化能力体系构建研究——以广西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J].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4, 32(1): 86-91.
- [11] 郑丽. 应用型高校商科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群建设与实践 [J]. 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3(12): 59-61.
- [12] 肖静华,谢康,吴瑶. 基于产教融合的商科“活”案例教学模式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3, 16(6): 819-828.
- [13] 何克抗. 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教学设计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5): 74-81.
- [14] 左璜,黄甫全. 课堂互动研究的主题、方法与趋势 [J]. 外国教育研究, 2011, 38(5): 81-86.
- [15] 乔治·赫伯特·米德. 心灵、自我和社会 [M]. 霍桂恒,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 [16] 李文跃. 符号、教学符号与教学符号互动的探析——基于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3, 33(10): 53-56.
- [17] 张俭民,董泽芳. 从冲突到和谐:高校师生课堂互动关系的重构——基于米德符号互动论的视角 [J]. 现代大学教育, 2014(1): 7-12+25.
- [18] 邓新明,左可榕,孙源婧. 工商管理专业案例教学质量学生满意度探讨——基于一项案例教学

- 实践调查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5 (1): 82-87.
- [19] 马风才. MBA 案例教学的三重境界 [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2(2): 57-62.
- [20] 李兴旺. “本地化”案例教学的探索: 实践与认识——以工商管理类专业的“本地化”案例教学为例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1 (5): 59-61.
- [21] 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 情感社会学 [M]. 孙俊才, 文军,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22] 乔纳森·特纳.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 [M]. 邱泽奇,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 [23] 王杜春, 张璐, 翟洪江. 东北地区本科教育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J]. 中国高校科技, 2024(3): 72-79.
- [24] 白逸仙, 王华, 王珺. 我国产教融合改革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 103 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2(9): 88-94.
- [25] 黄劲松, 周宁. 工商管理学科的即兴案例教学法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18, 11(6): 612-622.
- [26] 吴瑶, 夏正豪, 胡杨颂, 等. 基于数字化技术共建“和而不同”动态能力——2011~2020 年索菲亚与经销商的纵向案例研究 [J]. 管理世界, 2022, 38(1): 144-164+206.
- [27] 肖静华, 李文韬. 如何应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管理困境? ——索菲亚家居高层管理团队的适应性管理之道 [J]. 管理学报, 2020, 17(11): 1581-1593.
- [28] 牟晖, 郝卓凡, 陈婧. 中美案例教学法对比研究 [J]. 管理案例研究与评论, 2021, 14(4): 457-463.
- [29] 文雯, 初静, 史静寰. “985”高校高影响力教育活动初探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4, 35(8): 92-98.

## The Business “Liv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and Operation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XIAO Jing-hua, WU Yao, XIE Kang

( School of Busines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formalization phenomenon in interaction and case teaching in Chinese business classrooms, as well as the practical problems of low enthusiasm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business case teaching,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interactive learning philosophy of the business “living” case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the nearly 10 years of “living” case teaching practice, a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of business “living” case oriented towards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extracted. Case teaching is designed and implemented around the “real” problems of the industry in the era,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mplementary learning and action,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evaluatio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within the three dimensions,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strengthens and enhances students’ thinking training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adaptive adjustment to the teaching and case situation is an obvious feature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of business “living” case,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case teaching method. It makes the symbol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eacher-student, student-student and industry-teaching in the case teaching have the sense of the times and being present, which is mo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students’ professional core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Keywords:** teaching method;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living” case teaching; the three-dimensional interactive teaching method; adaptive debugging